

全祖望集彙校集注

〔清〕全祖望 撰
朱鑄禹 彙校集注

中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鮎埼亭集外編

鮪埼亭集外編卷一

賦一

泰陵配天大禮賦

有序

臣祖望承乏翰林，竊念漢、唐、宋以來，凡有大禮，則其臣若揚雄、杜甫、范鎮之徒，皆有纂述，其文麟麟炳炳，爲百世稱。今臣幸逢皇上重熙之盛，得預世宗憲皇帝配天大禮，雖文字譎劣，無能爲前人役，而朝廷盛事，遠邁前代，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，以志皇上世德之隆於萬一。其詞曰：

皇帝御極之二年，秉首出之元運，衍繼照之重光。丹券絢五期之牒，紫垣生八會之芒。溯本天本祖之精於〔校〕黃本無『於』字，作『以通』二字。合漢，備享帝享親之制於〔校〕黃本無『於』字，作『而邁』二字。百王。即一氣之流注，成殊〔校〕黃本作『百』。禮之堂皇。曲臺峻極，郊祀嚴莊。繫凝承之有寄，於大烈乎

丕揚。

節值純陽，月當既望。實沈次華日之躔，大火離初昏之象。朱天鼓其噓舒，凱風司夫長養。赤后之炎井東開，文祖之明堂南向。亢龍見而舉大雩，新麥登而陳時饗。寒食之餒已終，含桃之薦欲上。驗祭服於春蠶，合飲耐於重釀。撫嘉會而秩序爲昭，聽夏聲〔校〕黃本下有『之恢臺』三字。而感孚莫尚。

時則方奠橋山之弓劍，藏寢室之衣冠。吉主作於既練而後，〔校〕黃本作『復』。新廟豐於禘祀以還。修易檐改塗之工於匠氏，播昊天、執競之詩於樂官。〔校〕黃本注：『榕村李氏以二詩爲成康祔廟之詩。』新故以序，昭穆以班。皇帝永懷梓材丹腹之勿替，敬惟陟降左右之必虔。宗子則聿思主鬯之寄，嚴父則熟聞教孝之編。矧我國家之郊祀也：志天命於巨人之降，原祖功於豐水之垣。大一統於會朝之燮伐，成久道於百年之貞觀。惟蒿宮之世應夫天德，斯陶匏之同食於天關。彼四配原有待而成五，知五座之繼進而靡偏。殷薦之聲初出地，右享之命乃自天。而特自〔校〕黃本下有『是』字。需南至則其期尚遠，取北郊則其序罔先。期久曠而不合，序或越而未安。用諷六甲之吉日，特舉肆祀於崇筵。且夫受命於祖廟以莅事，卜龜於禰廟以選賢。泮宮之文有可證，上辛之期未盡沿。今則都宮之祔甫逾月，世室之祀方乍遷。斯固揆之古而不謬，質之義而當然。

皇帝於是御太極之邃殿，泣皇邸之深帷。進雞人而問夜，呼〔校〕黃本作『戒』。銅史以按時。七萃肅以成旅，萬燎合而成圍。辨三商而迓夫曙色，當四月而永夫春暉。園丘〔校〕黃本作『園邱』。迢遞，都亭透

迤。赤旗赤駟，朱路朱衣。翕赫芻霍，震疊迂迴。嚴鼓之聲方動，景鐘之響如飛。停雲蓋而戾止，肅版奏以陳詞。

惟時闔道平，附路闢。肅勾陳，迎太乙。天門蕩蕩，星光歷歷。卿雲護之森熊熊，薰風繞之清瑟瑟。旄胡拱北兮林林，土緯司南兮兀兀。亘青城兮紫宮，經黃道兮絳闕。慶陰陰兮靈之來，般從從兮神之入。其前則天帝之八螭春容，其後〔校〕黃本作「從」。則列祖之六龍超忽。依稀度析津而降精，俯鼎湖而踐室。

皇帝乃出大次，搢大圭。先奉禮，導司儀。自中嚴而外辦，乃豐盛而潔盥。組蒼壁其比德，奠青帛其如綦。燔桂燎兮取蕭脂，啟犧尊兮斟虎彝。迎牲則帝牛稷牛繼至，進器而獻血獻腥交馳。奏十平之大樂，追九夏之歌詩。莖英疊奏，干羽紛披。圓鐘之均六變而帝格，黃鐘之管九變而鬼釐。鏘璇珩以拾級，澹容與以徂基。削祕祝於巫史，會明德於淵微。以昭十三載燕天之鴻業，以邀億萬年綏壽之純〔校〕黃本作「神」。禧。斟酌於配郊配禘之典，則會通於郊祀宗祀之時。宜榮光集於長白之巒，淑氣朗於鴨綠之湄。北戍之山川肅穆，西山之草木葳蕤。試觀於良辰之蔚蔚，能無歎盛事之巍巍。

且夫配天之議，詎易擬與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。故禋祀之有配，蓋胙蠻之所恃。擬天帝以嘉賓，責主道於丕子。而後據昭事之誠，降芻祿之祉。然而合食於於穆之神，必求其不顯之似。量或虧兮德有慙，功弗隆兮誠難歧。苟其強有所推，終難引之使邇。

恭惟世宗憲皇帝，本上聖之姿以建極，應下武之運以受圖。體天行健而歉然弗逮，與天合德而退乎不居。不冒之量如溟海，厚載之德如坤輿。一暘一雨而必思其休咎，或威或福而必驗其慘舒。敷文教則經藉同光於天漢，振武功則戎蠻懾服於天弧。〔校〕黃本下有「睦九族而天潢普被，禮百官而天衢共孚。」兩句。陶鈞符乎臺鼎，運旋合乎帝車。夫〔校〕黃本無此字。是以二曜合璧而呈瑞，五星聯珠而獻符。四野微丹鳳，白麟之蹟，是處拾靈芝，瑞麥之莠。猶且旰食宵衣之乾惕，上法夫陽變陰化之元樞。不見夫宮車之晚出，羣恫夫天柱之莫扶。則夫青丘之大享，早懸左席以相需。

皇帝擬大命於丕顯丕承，遵舊章於或張或弛。基命於宥密而不敢康，單心以緝熙而安所止。即法祖以憲天，蓋垂裳而成理。則夫大禮之成也，豈徒以夸隆儀，循故時；祀求豐，禮求哆。實則念監觀之明威，求昭格之微旨。父事天而母事地，寧有外於仁率祖而義率禰。

載稽禮志：分配之制原於古，並配之文見於唐。漢之初，幾廢配而不舉；宋之初，則迭配而難詳；彼其典章之棼謬，皆由儒說之誕荒。大帝蒼帝之同異，祀馨祀稷之低昂。以昊天爲自出之祖，以太微司帝籍之倉。五神配以穆考，五官侑以寧王。或降坐紫壇之側，〔校〕黃本作「下」。或對祠汶水之旁。或大廟別室之接日而頻致，或宮觀符籙之同日而紛張。又其甚者，若嘉靖之特舉，推輿獻以狍狝。以致議禮者之喋喋，法古者之茫茫。蓋其功德不臻於美盛，斯其措施未免於周章。惟合宮既罷享於秋季，則大報宜允升於一堂。而要未有如我國家之一本五葉，繼美增〔校〕黃本作「爭」。芳。超帝王之升

降，而克世其德；際貞元之終始，而長發其祥。天神歆接，國祚遐昌。至若禮文具舉，經術是襄。有典有則，不愆不忘。允追蹤於姚姒，而接武於炎黃。

於是昭事利成，自天申篤。崇基非因，景命有僕。通酬酢於升中，本休和爲戩穀。欽帝謂之昭明，彰聖神之赫濯。既滂洋而汪濊，亦駢隱而優渥。即皇極之用敷，滋天休而尤擴。昭五運之靈長，羅五雲之紛馥。一人〔校〕黃本下有「則默」二字。荷〔校〕黃本下有「夫」字。告孝告慈之休，四海〔校〕黃本下有「則旁」二字。推〔校〕黃本下有「夫」字。文子文孫之福。德廣九圍，恩覃百族。肆眚賓賢，議蠲賜復。媿春風之芳信兮，二十四，沛洞天之神膏兮，三十六。觀禮者拜手於神庥，沐德者輸誠於廣育。皇帝則已洗心清虛，遊神冥漠。謂文王之既饗，凜儀型而已足。溯於昭之在上，長翹首而遐矚。

乃更爲之頌曰：

峩峩天帝，運五辰兮。降爲上聖，乃作之君兮。太皞、五帝，如垣野各分兮。元會之盛，萃我皇朝兮。承承繼繼，五德遞高兮。先天後天，功烈岩嶢兮。不見圜丘，列坐五兮。依稀端門，星精可數兮。天帝顧之，欣其不吐兮。誕降嗣皇，綿世紀兮。心法治法，升中豐豐兮。重以祖宗，左右之曰以兮。繼今以往，宗祀煥煥兮。億萬斯年，前輝後光兮。斯民之慶，樂且康兮。

西安學宮石經賦 有序

諸經刊石：漢本流傳不過數紙，幾如赤文綠字矣；魏本早亡；晉本、拓跋本原屬人間所無；自唐以後，如蜀本，如汴本，如杭本，予皆得見之，然皆殘斷，弗能完善也。唐之陝本亦不盡皆故物，顧予所見者爲嘉靖以前本，較近日稍可貴焉。因極道其原委，而爲之賦。

尋有唐之石墨兮，得開成之舊經。急束帶而捧觀兮，穆然肅拜於南榮。笑予生之蹇足兮，未得浮渭而次涇；僅遇之紙上兮，恍神遊於陝學之庭。

溯聖經之傳於先漢兮，諸師狎主夫齊盟。蝌文出於魯宅兮，漆書傳於杜生。紛流傳困於口授兮，將折衷其安憑？京房署及門於焦贛兮，或竊笑其無所承。趙賓之師孟喜兮，求仞者而莫應。降而未流之更下兮，半出於蘭臺令史之減與增。將同文其何日兮，徒郢書燕說之爭鳴。乃中郎之奮起兮，羌得請於熹平。聚碩儒而讐校兮，楊、盧、張、馬之齊升。本大小翻之遺法兮，成今古體之雜形。當時固六經之並舉兮，其後胡三百篇之未曾？意者見光和之被逐兮，或一簣之未成。〔李注〕全謝山謂蔡中郎書熹平石經未及寫詩，至魏正始中，乃補立毛詩、魯詩，此特以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止有尚書、周易、公羊、論語、禮記以符五經之數。然蔡邕本傳明言六經，則不應無詩，是謂魏時所立，已屬無據。至洪氏隸釋所載詩，經文皆是魯詩，其間有『齊』

『韓』字，蓋兼載二家異同之說，本未嘗有毛詩。全氏因隋書經籍志載「一字石經魯詩六卷」，下注云「梁有毛詩三卷亡」，遂謂石經魯、毛并列，亦恐未確。

我聞橋門之初樹兮，諸生雷響以觀型。馬蹴踏而填陌兮，車狎獵以駐旌。下以規鴻都門倖進之技兮，上以慰白虎觀諸儒之靈。其中蓋十四博士之說具在兮，同異可據觚而細聽。按熹平石經兼載諸儒之說於下，惟不列學官者不預耳。故予嘗謂石經亡，而漢儒之學與俱亡，詳見答石經問目。何轉盼而失鹿兮，遭郿侯之縱兵。漢社亦既屋兮，國寶幾羸於甄井之瓶。彼金人之淚如雨兮，曷禁是經之摧零。暨當塗之遷鼎兮，乃摭拾於灰炭之所贏。邯鄲爲補其未備兮，振墜緒而復熒。不特風雅頌之大書兮，并淹中之本亦觥觥。據七畧，〔嚴注〕何從見之？熹平一字石經五種之外，有魯詩、毛詩各六卷，儀禮九卷，又有康成尚書八卷，春秋左氏經文一卷。〔嚴注〕熹平石經有毛詩六卷，有康成尚書八卷。春秋左氏經文一卷，吾未之前聞也。〔馮注〕卷十二毛檢討別傳「有不考古而妄言者」。如熹平石經春秋，并無左傳是謝山亦不考古而妄言矣。隋志遂誤以中郎所書有七經。予考魚豢魏畧，知爲邯鄲淳所補書。〔校〕黃本下有「詳見答石經問目」八字。石經有六經、五經之別者，蓋後漢以六經合論語爲七經，見張純傳注。中郎所云六經，係易、尚書、詩、春秋、禮、論語。其後石經有論語而無詩，故予斷以光和之逐，殆未及卒業而止，不然則未聞以論語列五經也。〔校〕自石經起至此，黃本在上「或一簣之未成」句下。

嘆太和之誕妄兮，附驥尾以蒼蠅。列典論於其次兮，謂足欺夫蚩蚩之氓。適招夫火浣布之恥兮，忽如夢之得醒。彼邯鄲之書學兮，中郎尚見而魂驚。別〔校〕黃本作「矧」。傳夫手書之古文兮，寒芒伏而

未呈。

暨政始之中葉兮，復兼三體而並營。聚以中散諸公之摹勒兮，乃猶蒙夫子禮之名。豈知其漸遠而失真兮，曷不考書勢於衛恒。盤洲謂邯鄲淳在魏初已耄，不逮政始之時。衛恒書勢可考。據晉書趙至傳，則嵇康等所書。

未幾而典午之車書來同兮，裴頠思鼓其休明。雖講堂之既築兮，實則未罄所施行。彼清談之波蕩兮，誰則實學之嶒岷。

歷六朝而至拓跋兮，崔浩染翰於平城。導諛者謂實過於古注兮，取鄴都之文〔校〕黃本作「文」，是。石如鯨鏗。雖已立之郊壇之左兮，卒同燼於國史之濫刑。豈成事之綦難兮，抑歷劫之易嬰。徒令人撫經苑而三歎兮，諒昔儒之有同情。

我聞漢、魏二刻之傳兮，與球璧而同矜。拓跋之主爲再至兮，石虎尚遣博士以鈔謄。胡然而有常，馮之惡吏兮，視若弁髦之輕。浮圖取以資精舍兮，棄餘僵卧於榛荆。曾不若洛陽伽藍之足尚兮，貝書瀾漫於山嶺。歷觀〔校〕黃本作「以」。西行南行東行之喪失兮，矧又偕大河之岸石以俱崩。宇文以之充礮兮，普六茹供柱礎而登登。入水或隨蛟龍以逝兮，發牆不聞絲竹之聲。嗟此厄亦非小兮，又何殊咸陽之焚坑。逮唐初之羅網兮，鄭公所得如晨星。藏之天府三館之籍兮，課之國子三歲之程。彼完書既不可見兮，拾斷簡如片瓊。

奈唐人之務詞章兮，聞經術而不興；乃數傳而有篆學兮，實仙李之陽冰；欲書九經而勒明堂兮，又敗之以天寶戈甲之紛乘。雖鷲乳而未出兮，要其力足偕籀；斯以同征。吾觀復之所以贈韓子兮，知其父書之未盡晦冥。陽冰子復之以蝌文孝經贈韓退之，載昌黎集。今胡一紙之不傳兮？長懷古而怛怛。

忽敦煌司業之崛起兮，通六書而研精。呼顏子以正文字兮，書太學之兩廳；蔚爲壁上之偉觀兮，異彼圖畫之丹青。『讀書不如寫書』兮，斯言洵學者之金衡。伊先河之有祭兮，是實開成之句萌也。

於時鄭相國之好文兮，輔以高祭酒之在贊；周學士之流司校勘兮，唐待詔尤諳其戶局。更愛夫司業之有後兮，家本完善而可仍；洵儒林之胃〔枝〕黃本作『曹』。裔兮，不愧國子之簪纓。遂徧十二經而書丹兮，皇哉焜耀於陝京。大廓夫十八章石臺之業兮，承先烈而恢宏。本歐、虞之書法兮，慎點畫而冰兢。惟史臣之有貶詞兮，謂師法多所變更。顧蕪累雖未免兮，猶遠出於後世之墨卿。矧後此麻沙坊本之遺誤兮，尚藉此以釐清。彼儀禮之脫文兮，將舍是其何徵。詎不遠勝於大航頭〔枝〕黃本作『河』。之簡兮，宜其見許於深寧。獨月令用林甫之著兮，是則荒謬而雜凌。夫何而龐、黃之繼作兮，碭山之孽轟轟。遭韓建之毀棄兮，幾幾乎熹平、政始之覆車可懲。何下吏之有尹氏兮，鴉鳥之林而來鷲翎。託詭詞以誘頑夫兮，扶神物於將傾。吾觀春秋、儀禮之避梁諱兮，定汴人之所賡。但斯事之攸寄兮，豈康、劉諸帥之所能。殆即尹氏之苦心兮，轉惜其遺集之無稱。

入宋而遇向、韓之二厄兮，至元祐而保護始〔枝〕黃本無此字。逾於楚珩。歷以金、元之修立兮，總未

罹暴客之笞榜。獨惜夫明中葉之又當厄兮，諸儒綴拾之逕廷。即中丞補夫孟子兮，未敢齊年於舊碑之評。彼魚宗會其何人兮，亦長邀著錄之榮。嘆是碑之福命兮，經八百載而崢嶸。蓬萊幾清淺兮，尚屹立如列屏。面華山之磊磊兮，聽汧水之泠泠。〔校〕黃本下有「覆以卿雲之蓋兮，環以帶草之莖。摩挲淨夫苔蘚兮，穿穴絕夫歸甍。四句。含元之黍離離兮，乃貞珉之稜稜。

繼此則有成都之刻兮，昭裔以一人而獨膺。其字畫之清謹兮，亦非俗書之敢爭。況避唐諱於易代之餘兮，見規矩之未替於高曾。說者謂三宗之德人人深兮，感悍帥而守貞。吾則美沙陀紹唐之勛兮，臣節猶貽於諸甥。田席爲之卒業兮，實比珍於百朋。嗟合州之賓館兮，安得貯藏〔校〕黃本作「堂」。於千齡。悵文淵閣本之殘斷兮，安得盡豁吾之雙睛。

方汧都之初隆兮，亦嘗合篆楷以昭晦盲。將以追說文之古學兮，發玉箸之新英。緬雙行之遺蹟兮，同積山之可盈。南仲出身之賜敕其未遠兮，胡戎馬之雜沓於蒿芳。遂使深明之好事兮，實一種而題楹。況經歷劫而到今兮，雖一紙其可馨也。若光堯之手蹟兮，半雜以憲聖之華菁。惟御書其固可寶兮，況彤管亦助其琮琤。輝映於溫公磨崖之蹟兮，又掃除夫秦相之跋之可憎。幸未遭楊髡之屠雞兮，天挺夫申屠之錚錚。不見夫蘭亭之龍穴兮，痛鬼戰於「攢陵」。迄今猶覆之以簷廡兮，復甃之以盎瓴。庶幾匹休於唐碣兮，吾欲合尹、申以爲銘。

嗟舊經之蹟不一兮，永睠懷而勿勝。固世事之靡常兮，或亦天運之所丁。彼漢、隋史官之謬誤兮，

或展轉而合并。撫盤洲殘字之編兮，猶古意之晶瑩。悵昭德之書未見兮，少城之石誰矜。四十六枚其可遇兮，三百一科之安聆。乃令〔校〕黃本作『今』。豐氏之贗本兮，徒貽笑〔校〕黃本作『誚』。於荒愴。

方今值重離之繼照兮，文教敷於八紘。家有石渠之冊兮，戶窺東壁之閤。陋三爻之妄啗兮，棄五際之拘縈。獨麟集梁騶之苑兮，五鳳翔軒窗之櫺。野田獲蝌文之石兮，空山抽書帶之莖。方圖通而書流兮，與虹蔚而霞蒸。遂令遺經之光氣兮，偕日月以同橫。聊述舊聞而載筆兮，長剔蠹以消螢。

〔嚴評〕篇法句法，掃地都盡，師心自用，遂至於此，可以爲戒。試問有一字半句通得去否？觀之令人氣塞。

鮎埼亭集外編卷二

賦二

九夏賦

限韻盛德形容分樂而序

有序

〔校〕黃本列於閣道賦後。

『九夏』之說，杜子春、韋昭俱屬附會，惟康成以爲樂亡而詩逸者最是。至陳暘、鄭樵之說，更不可信。然吾就本文繹之，尚疑有錯簡焉。蓋四夏主祭祀，『王夏』之下即當接以夫人祭之『齊夏』，而後及『肆夏』、『昭夏』；四夏主燕享，當先以族人侍之『族夏』，而後及『納夏』、『章夏』遂終之以『禘夏』；而以諸公之『驚夏』附之。據儀禮則『王夏』而下，亦未嘗專主祭祀，然周禮所云是以鬼神爲重。至燕享則必無居『族夏』之先者，稍釐定之，而秩然矣，是則先儒所未及也。詞科同年治所業，以是題問，因及之。

原夫樂事所關，鐘師最盛。居八音之最先，於特懸而釐正。播古調以爲章，諧元音而依永。溯瞽

宗之職掌，羣雅合而成編，問詩什之集成，大歌誰其克並？乃有夏聲之喬皇，擬之九紀之比應。事各分乎其目，門戶罔差，用必按乎其宜，等威以定。

爾乃八音播管而成聲，六律審辰而分直。豫順則天地同和，條理則始終合德。一趨一步，春容昭元氣之流；或陰或陽，陶冶藉中聲之力。堂上廣其文明，階下資其考擊。每一奏而三章，發長言以永繹。體則本乎頌以爲庸，音則兼夫雅而有則。固非寥寥斷簡，徒以寓其閒情；落落短章，聊爾鳴其自得者也。

類物既不一而足，分曹必用九以成。彼夫天子穆穆，四昭庚庚。出則取震之迅，人則擬艮之貞。右五鐘之和黃鐘者，以動告靜，而靜皆協；左五鐘之和蕤賓者，以靜告動，而動不爭。太師既規周而矩折，少師亦玉色而金聲。蓋表王度故首隆其禮，在祀事尤莫與之京。初裸畢，亞裸興。坤儀協德，璋瓚通靈。雍雍肅肅之風，觀刑已久；僮僮祁祁之響，鳴佩可聽。斯惟至德齊於我后，所以和聲達於無形。至若既朝服而莅事，期陟降之可憑。迎靈保以惠然，張次而侍；告工祝於既醉，廢徹以行。孝孫膺夫壽考，神聽喜其和平。若乃嚴在滌於三月，虔備物於六牲。司士割羞，將明昭其肥腍；封人歌舞，用敬致其凝承。所以既灌之後必恪，大祭之體全烝。

爾其合上治、旁治、下治以展九族之愛，即統天揖、時揖、土揖以御百國之同。當夫明德懋親之畢集，能無嘉肴肥粢以相從。睠天顯而戚戚，敝燕私以融融。葛纍之庇本根，禮則溯源於祖；行葦之坊

踐履，樂則同人於宗。而或際晝接之康侯，蕃庶之馬用錫；咏西來之嘉客，萋苴之旅有容。報最既嘉其謹，助祭益致其恭。茹挹之心所注，懷柔之量斯洪。迨夫廓殊禮，報豐功。釐一柅鬯，賜十彤弓。宿則文王、武王昭穆之廟，拜則周公、魯公前後之蹤。廣山川於賜履，熙名號於無窮。而司樂乃瞿然離席，儼然鞠躬。謂夫禮飲必取衷於觚之角，累舞或昭罰於殺之童。於是歌鐘之聲渺渺，陔鼓之音逢逢。無不凜天威之在邇，酬執醕而有終。

夫天澤判而高卑定，冠履殊而上下陳。冕則驚呈其羽，袞則龍降其鱗。宮縣軒縣之不紊，八佾六佾之有分。是以讀大射之禮，而知夫避『王夏』之奏，必別著夫『鷺夏』之文。蓋期其守敬器之戒，即以綿大啟之助。至於『肆夏』而下，其通用於王朝者固廣，即下逮於五等者亦均。

而吾因思夫有周盛時，九敝惟歌，八風時若。求舊人則師疵、師疆，問成童則舞象、舞勺。綏萬邦，志類禡之祝詞；武宿夜，昭成功於合樂。繹靈星而奏絲衣，昭先德而歌南籥。薦魚則矢潛流，謀廟則陳訪落。真極盛之鴻規，蓋耿光之猶昨。豈期洛邑之東遷，竟致樂章之焚錯。用『肆夏』而無慙色，原於趙孟之荒唐；聞三夏而謝行人，誰似叔孫之洽博。

今則篇章半闕，精義空垂。學禮誰徵杞宋，談詩空究乎而。繁遏渠之分編，均屬傳疑之說；牘應雅之遺器，誰傳大樂之詞。縱有日休之補闕，祇同束皙之貽譏。

更訝夫長樂之遺書，乃以爲妣氏之述著。雖國號之允符，於周禮乎曷據。言祇合於慎餘，書孰傳

其墜緒？悵尼父之已遙，并葭弘之莫遇。幾紉繹於菁華，尚難諳其節序。空沈吟於儀禮之箋疏，墨守夫周官之章句而已。

聘禮圭璋特達賦

限韻「比德於玉無物可稱」〔校〕黃本列於卷一西安府學宮石經賦之後。

若夫天啟瑤華，星分井里。溫潤而澤者其文，縝密而栗者其理。自玉人之善彫，遂太璞之漸啟。儲神皆山嶽之精，吐氣盡虹霓之比。然而用每以獨而尊，禮有以少爲貴。必其先百物而徑申，乃能越同岑而自遂。

今夫璧琮則天地之儀，琥璜司秋冬之職。或居六祭之最先，或分四時之一德。固角立於瑞符之場，亦狎主夫明禋之役。獨聘享之所推，則圭璋其必特。原夫上剡成模，射剡著式。體或全而或半，色或青而或赤。七寸之權，四寸之冒。執之則縮縮動容，奉之則峩峩生色。前朝則照耀山龍，中宮則輝煌禴濯。終葵之首屹然，紅牙之邸如織。是以四器偕璆而推爲最崇，六幣齊登而讓其獨陟。

蓋執玉之有殊也，用以聘者爲瑞之致，將以享者爲財之餘。聘則昭其典禮之寄，享則通其情好之紆。是以瑞之先也，推爲國信之重；財之繼也，等諸庭實之敷。當夫賈人既啟，隆儀肅穆；擯者告辭，讓德紆徐。序玷之間，所側而受；宰臣之職，所捧而趨。斯其嚴重，莫或並驅。詎資束帛，以爲之俱。